

## 全球中国舞大赛 引领世界新时尚



【明慧网】新唐人电视台将于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期间，在美国纽约举办全球中国舞舞蹈大赛；比赛实况将在世界各地的新唐人电视台播放。新唐人电视台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举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向各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二零零七年的晚会，引起舆论界、文艺界、及普通大众极大的反响和轰动，好评如潮。晚会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就象一股旋风，引起舆论界、文艺界、及普通大众对中国古典舞博大、精髓内涵的极大震撼。世界各地观众在惊叹晚会节目美轮美奂的同时，他们表示这种美好从未见过。由此，新唐人就萌生了要举办世界性规模的中国舞大赛，让各界民众能够了解如何去欣赏中国古典舞，以此进一步向世界推介中国的神传文化。◇

## 美国首都集会声援两千万中国人退党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众在国会山大草坪集会，声援两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十几位来自各界的东西方人士以事实为证，解析天灭中共在即，奉劝中国民众快快觉醒，顺应天象，脱离中共，退党自救。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大勇说，中共邪灵的根都被拔起来了，就象一棵大树根被拔起来后，随时会倒，中共的垮台随时都会发生。

##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华府代表吴女士在集会上公布了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盗取器官牟利的调查证据。

## \*人权律师告诫舆论打手

人权法律基金会执行主席泰瑞·马什律师（Terri Marsh）在集会上告诫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泰瑞·马

## 白山特刊

第六期

2007年4月1日

联合国酷刑专员要求中共  
解释器官移植疑点

【明慧网】奥地利第二大杂志 Profil 的记者 Robert Misik 先生近日采访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Nowak）先生（右图），并于三月初发表了题为“在器官移植中失踪”的文章，报导了麦塔斯和乔高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专员诺瓦克先生要求中共政权在本周内对一系列疑点作出解释。



在采访中，诺瓦克说，“法轮功从一九九九年开始遭到残酷迫害，这是事实。同样无可争论的是，开始迫害法轮功的同时，器官移植的数量大量增加。中国医学机构也在数据上公开了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共进行了六万个器官移植。”

关于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器官来源于死刑犯自愿捐献的说法，诺瓦克说，“我们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被处以死刑，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不公开这方面数据的国家。根据来自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特赦的数据，每年约有一千五百至四千。在加拿大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许多医院对潜在的客户承诺，他们的需求会很快得到满足。几个星期内就可以得到器官。这需要很强的组织。”

文章引用了调查报告中调查小组给中国打电话的对话，一个移植中心的医生承认，现在就有年轻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另一位外科医生表示，广州的医院有来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都是三十多岁。◇

什律师说，这些人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即便不被判处死刑，也是无期徒刑或长期监禁。以服从政府或上级的命令为自己辩护也不能使他们逃脱罪责。◇





## 我在白山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我是吉林白山大法弟子，2002年2月4日下午与另一法轮功学员一起挂法轮功条幅，被不明真相的出租车司机告密，被赶来的八道江红旗派出所五、六个恶警非法绑架。

派出所所长（不知名字）与恶警搜走了我身上的200元钱及值钱的东西，将我绑架到派出所，把我锁上了老虎凳。我坚决抵制恶警的恐吓和毒打，所长穷凶恶极的狠掐我的阴部。

闻讯赶来的一个什么副局长，因长期抓不到挂条幅的法轮功，现在恼羞成怒向我袭来，两拳猛击我的头部，一脚又飞向我的胸口，我被打的头晕目眩，邪恶局长才恶狠狠的走了，临走又回手打了我一拳。

天亮后，我被送到八道江区刑警中队，被大挂四天三夜，双手被勒的紫肿，手腕部磨破，不给吃不给喝，每天逼供。后来我被送到了白山市看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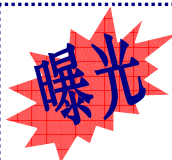
在看守所，我与其他两名法轮功学员坚决不配合恶人的规定，出入小号不抱头，并绝食抗议，要求返还被红旗派出所抢走的现金与物品，并向其上级部门揭露其罪行。第二天，值勤高个恶警威胁说：“明天我值班，你再也不抱头就把你抬上死人床，不是吓唬你。”

第三天早上，他们指使犯人强行让我抱头，我坚决抵制，数名犯人在恶警的教唆下，反转我的双臂，硬掰我的手腕，还有犯人在我后面踢我，一恶警狠踢我的胯下，把我押到劳动小号。不一会儿，我又被恶警带回，砸上了重镣，抬上了死人床。下午，另两名法轮功学员也遭受了同样的折磨。晚上，姓朴的所长与值勤的姓张的管教来到小号，指挥着七、八名犯人轮流撬开我的嘴巴，野蛮灌食。由于我们坚决抵制，所长被迫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条件。第四天，另两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押送长春××沟劳教所劳教。

后来他们又威逼我抱头、劳动，我坚决抵制，遭到恶警们的威胁、辱骂。我又绝食抗议，三天后，他们又给我砸上了重镣，抬上了死人床，对我进行野蛮灌食。值班的班长率一帮恶犯蹦上死人床，班长用皮靴狠碾我的手心，手腕被锁着的铁链硌的钻心痛，一会儿肿胀起来，其他犯人各司其事：摁、压、搓、掐、打，极尽各种邪恶手段残酷折磨。狱政科长扬言：“在这里绝食，没有挺过两天的。（指灌食）”

在死人床上我被折磨了五天，我的身体已经严重脱相，带着几十斤的重镣，步履艰难，脚腕磨出了血，狱政科长很坦白的跟我说：“我承认这是我管狱政以来一次最大的失败。”

由于身体极度消瘦，不堪重负，他们不敢在死人床上灌了，改在二楼管教值班室。一灌食，犯人们嗷嗷的直涌而来，他们把虐杀当成了娱乐。几个恶警亲自欣赏着罪犯们把我摔倒的过程：扳倒、摁住，六七个人，干什么的都有：用拇指摁在肋骨上狠劲的搓，掐胯下、踏手掌、拧肚皮、摁头部。几个罪犯轮流撬开我的嘴巴，插上塑料瓶嘴，用厕所的抹布堵塞住嘴，另一人就开始灌，几次几乎使我窒息。



## 吉林省临江市恶警迫害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早八点多钟，大法学员张东艳的丈夫上班刚一出门，迎面遇到两个女人，以看水表为由叫其丈夫打开了房门，随即就窜上来四个恶警（一个姓王的副队长，一个叫张东民，另两个不知姓名），他们夺门而进并出示搜查证，把房间翻的一片狼藉。搜走《转法轮》一本，mp3一个，大法真相挂历一个。以家中有法轮功的东西为由强行把该学员带走，非法关押在公安局。

当天下午恶警给其丈夫打电话说罚拿三千元钱，并恐吓家人不拿就要把人送走。丈夫吓坏了，赶紧东借西凑了三千元把人领了回来。他们利用这种手段于二月九日又到一位姓郭的学员家行恶，抄了家并非法罚款二千元。他们还去了很多大法弟子的家骚扰，但明白真相的家人不配合他们，根本就不给开门，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人民警察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可现在的警察却利用卑鄙的手段欺压这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无形中给这些家庭制造矛盾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些恶人不讲法律，随便开搜查证，随便罗织罪名。那两个女人也在助纣为虐。

在此，奉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之徒们：不要一叶障目当恶党的殉葬品。“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共产恶党政权正在土崩瓦解。“善恶有报”是天理，赶紧悬崖勒马，停止行恶，将功补过。

近一个月的残酷迫害后，恶警与犯人都感到疲倦了。张管教气急败坏的对犯人吼道：“往死里灌！”一声令下，七、八个犯人肆无忌惮，各施歪招，极尽下流之所能，头部摁的要爆炸，身体一动也不能动，呼吸急促，一犯人捏住我的鼻子，一犯人野蛮灌食，我无法呼吸，一吸食物（苞米粥）进入肺部，一呼便喷出，一犯人又拿纸壳挡住瓶口，不一会儿，我便失去知觉。

等我醒来，一犯人已给我擦去满身的污垢，邪恶的说：“你装死。”连忙报告管教，他们顾不得推卸责任了，慌忙把我抬上车，送进白山市中心医院急救。化验结果各项指标均处于危险状态。

六天后，医生拿着给我拍的胸片，告诉朴(所长)，肺部发现有小水泡，诊断为粟粒性肺结核（急性），朴(所长)慌了，又把我急转到市结核病医院。恶警们仍把我铐在床上，强行打针，并野蛮“鼻饲”。由于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一周后出院，仍带回看守所鼻饲，打针迫害。前后两个多月的折磨，我的体重由原来的140多斤下降到80多斤。

6月25日，在吉林监狱以“严重营养不良”拒收的情况下，朴(所长)勾结当地伪法官，制造了伪法院的裁定，于6月28日，以“绝食属自伤自残不予保外”为由，再次将我押到吉林监狱继续迫害。◇